

金聖嘆先生手批

大字
呈本
三國志演義



上海春明書店印行

第一才子書卷二

聖嘆外書

第十六回

呂奉先射戟轅門

曹孟德敗師清水

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

操欲殺布而備出書以視布。術欲攻備而布亦射戟以救備。相報之道也。操因備之不殺布而使構怨於術。術因布之不攻備而遂求婚於布。相取之謀也。以相報之道言之。布在立德度內以相取之謀論之。術亦在孟德算中。

嘗縱觀春秋時事。婚姻每爲敵國。辰嬴在晉而秦嘗伐晉。穆姬在秦而晉嘗絕秦。况布布不有其父。何有其壻。袁術不有其同族之兄。何有於異姓之戚。安在疏不間親耶。或解之曰。天下儘有於父母則背之於兒女。則瞋之者。於兄弟則背之於外戚。則親之者。人情顛倒。往往如是。此固陳宮之所必欲勸而陳珪之所必欲爭耳。

毛遂對楚王曰。合縱爲楚非爲趙。呂布恐袁術取小沛。則徐州危。其勸和也。爲己非爲備也。張儀勸楚絕齊。歡而楚遂爲秦所弱。陳珪恐袁呂之交。合則不利於劉。亦不利於曹。其勸絕也。亦爲劉爲曹而非爲布也。惟布本不爲備。故奪馬求和。便不計備。而射戟之時。口口爲備。矜德色於備。一似助備。無有如布者。惟珪本不爲布。方父子同謀以圖布而絕婚之謀。口口爲布。諄諄愛布。一似效忠於布。無有如珪者。三國志有戰國策之

譎而戰。國無三國志之巧。真絕世妙文哉。

操之忌備。前既欲使呂布圖之後。又使袁術攻之。而決不肯自殺之者。要推惡人與別人做。蓋以其爲人望所歸。而不欲使吾有害賢之名也。此等奸雄。奸到絕頂。兇父不解讀書。至此失聲嘆曰。曹操亦有好處。此真爲曹操所笑矣。

董卓愛婦人。曹操亦愛婦人。乃卓死於布。而操不死於繡。何也。曰。卓之死。爲失心腹猛將之心。操之不死。爲得心腹猛將之助也。興亡成敗。止在能用人與否耳。豈在好色不好色哉。吳王不用子胥。雖無西施。亦亡。吳王能用子胥。雖有西施。何害。袁中郎先生作靈巖記曰。先齊有好內之桓公。仲父云。無害霸。蜀宮無傾國之美人。劉禪竟爲俘虜。此千古風流妙論。

摹寫典韋以死拒敵。淋漓痛快。令人讀之凜凜。有生氣。是篇中出色處。

却說楊大將獻計欲攻劉備。袁術曰。計將安出。大將曰。劉備軍屯小沛。雖然易取。奈呂布虎踞徐州。前次許他金帛糧馬。至今未與。恐其助備。今當令人送與糧食。以結其心。前番是賂今番是項使其按兵不動。則劉備可擒。先擒劉備。後圖呂布。徐州可得也。術喜。便具粟二十萬斛。令韓胤齎密書往見呂布。先送呂布大喜。

賴物便怒得物便喜真如小兒

重待韓胤胤回告袁術術遂遣紀靈爲大將雷薄陳蘭爲副將統兵數萬進取小沛玄德聞知此信聚衆商議張飛要出戰孫乾曰今小沛糧寨兵微如何抵敵可修書告急於呂布張飛曰那廝如何肯來玄德曰乾之言善遂修書與呂布書略曰

伏自將軍垂念令備於小沛容身實拜雲天之德今袁術欲報私讎遣紀靈領兵到縣亡在旦夕非將軍莫能救望驅一旅之師以救倒懸之急不勝幸甚

呂布看了書與陳宮計議曰前者袁術送糧致書蓋欲使我不救玄德也今玄德又來求救吾想玄德屯軍小沛未必遂能爲我害若袁術併了玄德則北連泰山諸將以圖我我不能安枕矣不若救玄德遂點兵起程呂布從來沒主眼獨此番大有定見却說紀靈起兵長驅大進已到沛縣東南筍下營寨書列旌旗遮映山川夜設火鼓震明天地形容得聲勢玄德縣中止有五千餘人也只得勉強出縣布陣安營忽報呂布引兵離縣一里西南上筍下營寨紀靈知呂布領兵來救劉備急令人致書于呂布責其無信袁術先曾無信今怪呂布不得布笑曰我有一計使袁劉兩家都不

怨我乃發使往紀靈劉備寨中請二人飲宴

此非飲宴時豈欲以杯酒得氏弟耶

玄德聞布相請即便

欲往關張曰兄長不可去呂布必有異心玄德曰我待彼不薄彼必不害我

遂上馬而行

去得

有發關張隨往到呂布寨中入見布曰吾今特解公之危

且不明言解危之法妙

異日得志不可相忘與白門樓相玄德稱謝布請玄德坐關張按劍立於背後人報

紀靈到玄德大驚欲避之布曰吾特請你二人來會議勿得生疑玄德未知

其意心下不安紀靈下馬入寨却見玄德在帳上坐大驚抽身便回

同時一驚左

右留之不住呂布向前一把扯回如提童稚數萬之衆而以童稚提之靈曰將軍欲殺紀

靈耶

此句著忙之極

布曰非也靈曰莫非殺大耳兒乎

此句又過望之極

布曰亦非也靈曰然則爲

何布曰玄德與布乃兄弟也今爲將軍所困故來救之

且不明言救

靈曰若此則

殺靈也此句更著忙得妙布曰無有此理布平生不好鬪惟好解鬪吾今爲兩家解之

靈曰請問今日解之之法

未入門先講問情原委

布曰吾有一法從天所決

且只含吐不即說出妙

乃拉

靈入帳與玄德相見

兩人不以兵戎相見而以酒食大奇

二人各懷疑忌布乃居中坐使靈居左備居

右

主居中而客居左自是大阿哥身分

且教設宴行酒

今大阿哥懷樂備酒特人和事盡有所觀顯於其間也若呂布答玄德物事而不索謝勝今之大阿哥多矣

酒行數巡布曰你

兩家看我面上俱各罷兵

明談且只如此

玄德無語靈曰吾奉主公之命提十萬之兵

專捉劉備如何能得張飛大怒拔劍在手叱曰吾雖兵少觀汝輩如兒戲耳

呂布提之如華雄張飛戰之如兒戲矣你比百萬黃巾如何你敢傷我哥哥有玄德之無語少不得張飛之聲作關公急止之曰且

看呂將軍如何主意那時各回營寨廝殺未遲有張公之沒作少不得關公之勸解呂布

曰我請你兩家解圍須不教你廝殺人聲口這邊紀靈忿忿那邊張飛只要廝

殺情景布大怒教左右取我戟來布提畫戟在手紀靈玄德盡皆失色本是解和却故作此驚人之法

布曰我勸你兩家不要廝殺盡在天命令左右接過畫戟去轅門外遠遠插

定乃回顧紀靈玄德曰轅門離中軍一百五十步吾若一箭射中戟小枝你

兩家罷兵方說出解如射不中你各自回營安排廝殺有不從吾言者併力拒之

魯仲連解城一矢難爲了燕將只得爲一邊不若呂奉先轅門一箭却不難爲紀靈是兩邊都爲紀靈私付戟在一百五十步之外安能便中且落

得應允待其不中那時憑我廝殺未必中便一口許諾玄德自無不允布都教

坐再各飲一杯酒讀者至此將拭目觀射矣酒畢布教取弓箭來玄德暗祝曰只願他射

得中便好一個祝其必中寫兩人心事如畫只見呂布挽起袍袖搭上箭扯滿弓叫一聲著正是弓

開如秋月行天箭去似流星落地絕妙好詞一箭正中畫戟小枝帳上帳下將校齊

聲喝采讀者至此亦驚喝采後人有詩贊之曰

溫侯神射世間稀。曾向轅門獨解危。落日果然欺后羿。號猿直欲勝由基。虎筋弦攆弓開處。雕羽翎飛箭到時。豹子尾搖穿畫戟。雄兵十萬脫征衣。

當下呂布射中畫戟小枝。呵呵大笑。其實得意擲弓于地。執紀靈玄德之手曰。此天

令你兩家罷兵也。應前從天所決。盡在天命。終語。喝教軍士斟酒來各飲之大觥。應前從天所決。盡在天命。終語。玄德暗稱慚

愧。應前從天所決。盡在天命。終語。紀靈默然半嚮。應前從天所決。盡在天命。終語。告布曰。將軍之言不敢不聽。奈紀靈回去。主人如

何肯信。布曰。吾自作書覆之便了。一技善清繳。二十萬解。酒行數巡。紀靈求書先回。布謂玄

德曰。非我則公危矣。玄德拜謝。與關張回。次日三處軍馬都散。不說玄德入

小沛。呂布歸徐州。却說紀靈回淮南。見袁術說呂布轅門射戟解和之事。呈

上書信。袁術大怒曰。呂布受吾許多糧米。正項軍糧。且不肯發。今日白送。了二十萬斛。豈不著惱。反以此兒戲之事。偏

護劉備。吾當自提重兵親征劉備。兼討呂布。紀靈曰。主公不可造次。呂布勇

力過人。一把如提童稚之時。實現領教其勇力。兼有徐州之地。若布與備首尾相連。不易圖也。靈聞布妻

嚴氏有一女。年已及笄。主公有一子。可令人求親於布。布若嫁女於主公。必

殺劉備。此乃疏不間親之計也。賄賂不中變。為謀敵。謀敵不便。變巧婚姻。愈出愈奇。○前處處說呂布妻小知布兒女情深。袁術從之。即日遣韓

胤為媒。齎禮物往徐州求親。胤到徐州見布。稱說主公仰慕將軍。欲求令愛。

爲兒婦永結秦晉之好布入謀於妻嚴氏原來呂布有二妻一妾先娶嚴氏

爲正妻後娶貂蟬爲妾及居小沛時又娶曹豹之女爲次妻曹氏先亡無出

貂蟬亦無所出惟嚴氏生一女布最鍾愛得補敘當下嚴氏對布曰吾聞袁公路

久鎮淮南兵多糧廣早晚將爲天子爲後袁術若成大事則吾女有后妃之望只

不知他有幾子確是婦人口聲布曰止有一子妻曰既如此即當許之縱不爲皇后吾

徐州亦無憂矣人家婚姻多憑婦人作主只要親家富貴古今一體布意遂決厚款韓鳳許了親事韓鳳回報袁

術術即備聘禮仍令韓鳳送至徐州呂布受了設席相待留于館驛安歇次

日陳宮竟往館驛內拜望韓鳳又一個幫做媒的來了講禮畢坐定宮乃叱退左右對鳳曰

誰獻此計教袁公與奉先聯姻意在取劉玄德之頭乎這破鳳失驚起謝曰乞

公臺勿洩宮曰吾自不洩只恐其事若遲必被他人識破事將中變爲後陳建說呂布絕婚伏線

鳳曰然則奈何願公教之宮曰吾見奉先使其即日送女就親何如一個方來下聘一個便去催放

鳳大喜稱謝曰若如此袁公感佩明德不淺矣宮遂辭別韓鳳入見呂布曰

聞公女許嫁袁公路甚善但不知於何日結親布曰尙容徐議宮曰古者自

受聘至成婚之期各有定例天子一年諸侯半年大夫一季庶民一月布曰

袁公路天賜國寶。映帶玉早晚當爲帝。今從天子例可乎。是何言與袁嚴氏如出一口宮曰不可。布

曰然則仍從諸侯例。宮曰亦不可。等不及布曰然則將從卿大夫例矣。宮曰亦

不可。又等不及布笑曰公豈欲吾依庶民例耶。宮曰非也。然則并一月亦等不及矣布曰然則公意

欲如何。宮曰方今天下諸侯互相爭雄。今公與袁公路結親。諸侯保無有嫉

妬者乎。若復遠擇吉期。或竟乘我良辰。伏兵半路以奪之。如之奈何。此言亦爲爲動聽

今之計不許便休。既已許之。當趁諸侯未知之時。即便送女到壽春。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另居別館。然後擇吉成親。萬無一失也。布喜曰公臺之言甚當。遂入告嚴氏。

連夜具辦粧奩。收拾寶馬香車。令宋憲魏續一同韓胤送女前去。鼓樂喧天。

送出城外。諺云朝種樹晚樂涼竟似娶妾一般可笑時陳元龍之父陳珪養老在家。聞鼓樂之聲。遂問左右

左右告以故。珪曰此乃疎不問親之計也。玄德危矣。遂扶病來見呂布。爲呂者左祖陳

宮是也爲劉者右祖陳是也布曰大夫何來。珪曰聞將軍死故特來弔喪。故作驚人語將喪賀弔映襯成文布驚曰何出

此言。珪曰前者袁公路以金帛送公。欲殺劉玄德。而公以射戟解之。今忽來

求親。其意蓋欲以公女爲質。質物猶可質人不堪質子猶可質女不堪隨後就來攻玄德。而取小沛。小沛亡

徐州危矣。且彼或來借糧。或來借兵。公若應之。是疲於奔命。而又結怨於人。

若其不允是棄親而啓兵端也。言袁術將攻徐州况聞袁術有稱帝之意是造反也。彼若

造反則公乃反賊親屬矣。得無爲天下所不容乎。言天下皆將攻徐州布大驚曰。陳宮誤我

急命。張遼引兵追趕至三十里之外。將女搶歸。高祖刻印靖印正見其有布連韓胤都

拏回監禁。不放歸去。殊非待媒禮却令人回復袁術。只說女兒粧奩未備。俟畢備便

自送來。陳珪又說呂布使韓胤解赴許都。惡極妙極又爲後文伏線布猶豫未決。忽人報玄德

在小沛招軍買馬。不知何意。布曰。此爲將者本分事。何足爲怪。正話間。宋憲

魏續至告布曰。我二人奉明公之命往山東買馬。買得好馬三百餘匹。回至

沛縣界首。被強寇劫去一半。打聽得是劉備之弟張飛。詐裝山賊搶劫馬匹

去了。此是醒時奪的不是使酒呂布聽了大怒。隨卽點兵往小沛來攻張飛。玄德聞之大驚慌

忙領軍出迎。兩陣圓處。玄德出馬曰。兄長何故領兵到此。布指罵曰。我轅門

射戟救你大難。你何故奪我馬匹。玄德曰。備因缺馬。令人四下收買。安敢奪

兄馬匹。布曰。你便使張飛奪了我好馬一百五十匹。尙自抵賴。張飛挺槍出

馬曰。是我奪了你好馬。你今待怎麼。快人快語布罵曰。環眼賊。你累次藐視我。飛曰。

我奪你馬。你便惱。你奪我哥哥的徐州。便不說了。姑妙其言又顯直又公平布挺戟出馬來戰。

張飛飛亦挺槍來迎。兩個酣戰一百餘合。未見勝負。玄德恐有疏失。急鳴金收軍入城。呂布分軍四面圍定。玄德喚張飛責之曰。都是你奪他馬匹。惹起事端。如今馬匹在何處。飛曰。都寄在各寺院內。玄德隨令人出城。至呂布營中說情。願送還馬匹。兩相罷兵。布欲從之。陳宮曰。今不殺劉備。久後必爲所害。

亦伏白門樓之事

布聽之不從。所請攻城愈急。玄德與糜竺孫乾商議。孫乾曰。曹操

所恨者呂布也。不若棄城走許都。投奔曹操。借軍破布。此爲上策。玄德曰。誰可當先破圍而出。飛曰。小弟情願死戰。玄德令飛在前。雲長在後。自居其中。保護老少。當夜三更。乘着月明。出北門而走。正遇宋憲魏續被翼德一陣殺退。得出重圍。後面張遼趕來。關公敵住。呂布見玄德去了。也不來趕。隨卽入城安民。令高順守小沛。自己仍回徐州去了。

玄德既失徐州。又失小沛。雖皆因翼德起釁。然實陳宮攪之也。

許都到城外下寨。先使孫乾來見曹操。言被呂布追逼。特來相投。操曰。玄德與吾兄弟也。

甚好

便請入城相見。次日。玄德留關張在城外。自帶孫乾糜竺入見。操操待以上賓之禮。

甚好

玄德備訴呂布之事。操曰。布乃無義之輩。吾與賢

弟併力誅之。

又是一個呼賢弟的幸翼德此時不存側也

玄德稱謝。操設宴相待。至晚送出。荀彧入見曰。劉

備英雄也。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不答，曳出。郭嘉入，操曰：「荀彧勸我殺玄德，

當如何？」嘉曰：「不可。主公興義兵，爲百姓除暴，惟仗信義以招俊傑，猶懼其不

來也。今玄德素有英雄之名，以困窮而來投，若殺之，是害賢也。天下智謀之

士聞而自疑，將裹足不前。主公與誰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阻四海之

望，安危之機，不可不察。」數語非爲劉備實爲曹操操大喜曰：「君言正合吾心。」次日，卽表薦劉備

領豫州牧。程昱諫曰：「劉備終不爲人之下，不如早圖之。」操曰：「方今正用英雄

之時，不可殺一人而失天下之心。」此郭奉孝與吾有同見也。操非不欲殺備，但欲使呂布殺之，冀衛殺之，必不欲自殺。

之也奸雄奸甚遂不聽昱言，以兵三千糧萬斛，送與玄德，使往豫州到任，進兵屯小沛。

招集原散之兵，攻呂布。玄德至豫州，令人約會曹操。操正欲起兵，自往征呂

布，忽流星馬報說：「張濟自關中引兵攻南陽，爲流矢所中而死。濟姪張繡統

其衆用賈詡爲謀士，結連劉表屯兵宛城，欲興兵犯關奪駕。」他接處如奇峰突起操大怒，欲

興兵討之。又恐呂布來侵許都，乃問計於荀彧。彧曰：「此易事耳。」呂布無謀之

輩，見利必喜。明公可遣使往徐州，加官賜賞，令與玄德解和。荀彧前欲使二人相圖，今又欲使二人相和，幻百出。

布喜，則不思遠圖矣。操曰：「善。」遂差奉車都尉王則齎官誥，併和解書，往徐州。

去訖。一面起兵十五萬，親討張繡，分軍三路而行。以夏侯惇爲先鋒，軍馬至清水下寨。賈詡勸張繡曰：「操兵勢大，不可與敵。不可舉衆投降。」張繡從之。使賈詡至操寨通款。操見詡應對如流，甚愛之，欲用爲謀士。詡曰：「某昔從李傕得罪天下，之自明今從張繡，言聽計從，未忍棄之。之下文又書操張本妙」乃辭去。次日，引繡來見操，操待之甚厚，引兵入宛城屯紇，餘軍分屯城外。寨柵聯絡十餘里，一住數日。繡每日設宴請操，一日操醉，退入寢所，私問左右曰：「此城中有妓女否？」因問

阿瞞頗喜本相操之兄子曹安民知操意，乃密對曰：「昨晚小姪窺見館舍之側有一婦人生得十分美麗，問之，卽繡叔張濟之妻也。」取人叔之妻以媚其叔，甚不正路操聞言，便令安民領五十甲兵往取之。須臾，取到軍中。以軍中作樂中操見之果然美麗，問其姓，婦答曰：「妾乃張濟之妻鄒氏也。」操曰：「夫人識吾否？」鄒氏曰：「久聞丞相威名，今夕幸得瞻拜。」見今夕何夕見此其人操曰：「吾爲夫人故，特納張繡之降，不然滅族矣。」忽將夫人情實與繡人確是醉後狂語鄒氏拜曰：「實感再生之恩。」操曰：「今日得見夫人，乃天幸也。今宵願同枕席，隨吾還都安享富貴，何如？」極醜鄒氏拜謝，是夜共宿於帳中。鄒氏之妻如張濟之妻淫有惡黨之報鄒氏曰：「久住城中，繡必生疑，亦恐外人議論。」操曰：「明日同夫人去寨中住。」可稱緊次日，移于城外。

安歇喚典章就中軍帳房外宿衛他人非奉呼喚不許輒入因此內外不通

操每日與鄒氏取樂不想歸期奸雄如操至此亦流連忘返色之於人真矣哉張繡家人密報繡繡怒曰操賊

辱我太甚張繡尚有難處若使勢利無此者當認曹操爲叔矣便請賈詡商議詡曰此事不可泄漏來日等操出

帳議事如此如此次日操在帳中張繡入告曰新降兵多有逃亡者乞移屯

中軍操許之繡乃移屯其軍分爲四寨刻期舉事賈詡之謀甚細密因畏典章勇猛急切

難近乃與偏將胡車兒商議那胡車兒力能負五百觔日行七百里亦異人

也當下獻計于繡曰典章之可畏者雙鐵戟耳主公明日可請他來吃酒使

盡醉而歸那時某便溺入他跟來軍士數內偷入帳房盜其戟此人不足畏

矣既請吃酒何不使於酒中置毒既可偷入帳房何不使刺典章且何不竟刺曹操耶車兒計不及此蓋天未欲死操耳繡甚喜預先準備弓箭甲兵告示各寨至

期令賈詡致意請典章到寨慰勤待酒至晚醉歸胡車兒雜在衆人隊裏直

入大寨只敘得一半是夜曹操于帳中與鄒氏飲酒忽聽帳外人言馬嘶我馬嘶了操使

人觀之回報是張繡軍夜巡操乃不疑時近二更忽聞寨後吶喊報說草車

上火起操曰軍人失火勿得驚動不是軍人失火只是將軍要緊然火須臾四下裏火起操始着忙急

喚典章章方醉臥睡夢中聽得金鼓喊殺之聲便跳起身來却尋不見了雙

戰暗哨車兒偷戰事一筆時敵兵已到轅門。韋急掣步卒腰刀在手。只見門首無數軍馬各

挺長槍。搶入寨來。韋奮力向前砍死二十餘人。馬軍方退。步軍又到兩邊。槍

如葦列。韋身無片甲。上下被數十槍兀自死戰。刀砍缺不堪用。韋卽棄刀。雙

手提着兩個軍人迎敵。以雙大奇擊死八人。軍可謂以人治人羣賊不敢近。只遠遠以箭

射之。箭如驟雨。韋猶死拒寨門。爭奈寨後賊軍已入。韋背上又中一槍。乃大

叫數聲。血流滿地而死。死了半晌還無一人敢從前門而入者。死典韋能拒牛賊軍却說曹

操賴典韋當住寨門。乃得從寨後上馬逃奔。只有曹安民步隨。操右臂中了

一箭。馬亦中了三箭。虧得那馬是大宛良馬。熬得痛走得快。剛剛走到清水

河邊。賊兵追至。安民被砍爲肉泥。馬泊落死了操急驟馬衝波過河。纔上得岸。賊兵

一箭射來。正中馬眼。那馬撲地倒了。操長子曹昂卽以己所乘之馬奉操。操

上馬急奔。曹昂却被亂箭射死。愛將愛子皆死於婦人之手操乃走脫。自己便走脫只不知如何下落路逢諸將收集

殘兵。時夏侯惇所領青州之兵乘勢下鄉劫掠民家。平虜校尉于禁卽將本

部軍于路剿殺安撫鄉民。爲民殺兵乃真將軍青州兵走回迎操。泣拜於地。言于禁造反。趕

殺青州軍馬。操大驚。須臾夏侯惇許褚李典樂進都到。操言于禁造反。可整

兵迎之。却說于禁見操等俱到，乃引軍射住陣角，鑿塹安營。

敵者如對

或告之曰：

青州軍言將軍造反。今丞相已到，何不分辨？乃先立營寨。耶于禁曰：『今賊追

兵在後，不時卽至。若不先準備，何以拒敵？』分辨小事，退敵大事。

是敵正
是分辨

安營方

畢，張繡軍兩路殺至。于禁身先出寨迎戰。繡急退兵，左右諸將見于禁向前，

各引兵擊之。繡軍大敗，追殺百餘里。繡勢窮力孤，引敗兵投劉表去了。

爲後
伏線

曹

操收軍，點將于禁入見，備言青州之兵肆行劫掠，大失民望。某故殺之。操曰：

『不告我先下寨，何也？』禁以前言對。操曰：『將軍在匆忙之中，能整兵堅壘，任勞

任勞，使反敗爲勝，雖古之名將，何以加茲？』乃賜以金器一副，封益壽亭侯。責

夏侯惇治兵不嚴之過。

治兵不嚴，雖猛將如惇親族如惇，且不能逃其責，現不如惇者乎？

又設祭祭典，章操親自哭而奠之。

顧謂諸將曰：『吾折長子愛姪，俱無深痛，獨號泣典章也。』

正是曹操得人心處，然必用自說便知其假。

衆皆感

嘆。次日下令班師，不說曹操還兵許都。且說王則齋詔至徐州，布迎接入府，

開讀詔書，封布爲平東將軍，特賜印綬。又出操私書，王則在呂布面前極道

曹公相敬之意。布大喜，忽報袁術遣人至，布喚入問之，使言袁公早晚卽皇

帝位，立東宮，催促皇妃早到淮南。布大怒曰：『反賊焉敢如此？』遂殺來使，將韓

胤用枷釘

胤獨桌請幾人突斃
宮亦常陪吃一桌

遣陳登齎謝表解韓胤一同王則上許都來謝恩且

答書於操欲求實授徐州牧操知布絕婚袁術大喜遂斬韓胤于市曹陳登

密諫操曰呂布豺狼也勇而無謀輕於去就八字評宜早圖之操曰吾素知呂布

狼子野心誠難久養非公父子莫能究其情公當與吾謀之登曰丞相若有

舉動某當爲內應後張本操喜表贈陳珪治中二千石登爲廣陵太守登辭回

操執登手曰東方之事便以相付登點頭允諾回徐州見呂布布問之登言

父贈祿某爲太守布大怒曰汝不爲吾求徐州牧而乃自求爵祿汝父教我

協同曹公絕婚公路今吾所求終無一獲而汝父子俱各顯貴吾爲汝父子

所賣耳遂拔劍欲斬之登大笑曰將軍何其不明之甚也從容布曰吾何不明

登曰吾見曹公言養將軍譬如養虎當飽其肉不飽則將噬人曹公笑曰不

如卿言吾待溫侯如養鷹耳狐兔未息不敢先飽饑則爲用飽則颺去張良以韓
信彭越英

布爲虎以絳灌等將爲鷹此
卽借用其語明是陳登捏出的某問誰爲狐兔曹公曰淮南袁術江東孫策冀州袁紹荊州

劉表此四人前
文已見益州劉璋漢中張魯此二人前文未見於此
處點出爲後文伏線皆狐兔也布擲劍笑曰曹公知

我也人癡正說話間忽報袁術來取徐州呂布聞言失驚正是